

中國文化的展望(上)

著者●殷海光

殷海光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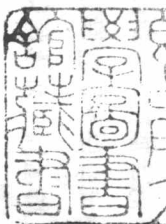
681635

C52
921
7


中國文化的展望(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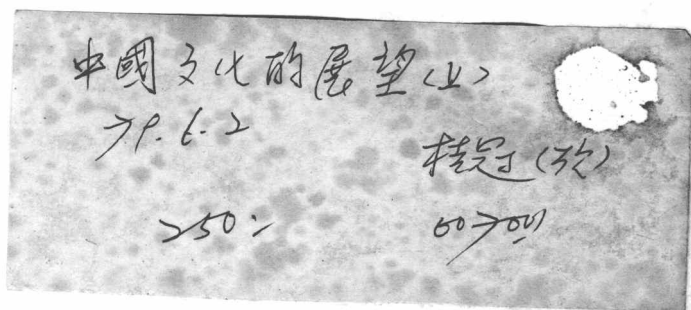


殷海光全集



中國文化的展望(上)

殷海光全集 



著 者 ● 殷海光

發行人 / 賴阿勝

出 版 /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登 記 證 / 局版台業字第1166號

地 址 / 台北市10769新生南路三段96-4號

電 話 / 3416949 · 3631407

電傳(FAX) / 886-2-3969194

郵撥帳號 / 0104579-2

印 刷 / 東良印刷廠

初版一刷 / 1988年3月 (印數1~2000本)

再版一刷 / 1990年4月 (印數1~2000本)

版權所有 · 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定 價 / 250元

ISBN 957-551-090-9 (套)

ISBN 957-551-115-8 (第七冊)

《殷海光全集》序

我是一九四五年美國原子彈投在日本後與我的丈夫第一次見面。他剛從印度退役回國，來重慶找工作，暫住在我娘家。那時我十七歲讀高一，看到他就迷上他，認為他是世界上最有學問、最了不起的人，一心要跟他一輩子，即使做他的佣人也心甘情願。雖然偷看到他寫給我哥哥的信，說他要獨身一輩子，但是不知為什麼信心那麼強，堅信我一定會得到他。我的父親雖然欣賞海光的才學，尤其是反對共產主義的思想，但非常反對我與他相好，想盡方法阻止。加上正逢國共兩黨打仗，兵荒馬亂，整個中國一片混亂，海光與我一直分離兩地，所幸通信從未間斷。一九四八年底我們逃到湘潭時，海光突然寄來一本很厚的哲學書（海光的來信父親多半過目，而且還

問我爲什麼我們每到一處他的信就來了。我父親對這本書覺得很怪，每天躺在床上讀一陣，每次讀便睡着了。有天他突然從床上跳起來，一邊大叫，原來他發現有兩條拉成長形的金戒指藏在書的訂線邊內，這是海光寄給我去臺灣的旅費，他在信上不敢提，我也不知道，居然被我細心的父親發現了，他感動的對我說：「海光不完全是個書呆子嘛！我的小女，共產黨馬上要來了，我做爸爸的再也不能保護你，只好讓你去臺灣與海光相聚。」說完我們父女相抱痛哭。

與海光結婚後，他的生命絕大部份花在讀書、教學及寫作。他的著作及言論提醒人們對民主自由的覺醒及追求，但帶給他自身及他的家庭災難與逼害，也帶給他的朋友及學生們災難及逼害。有一次他對我說：「我也不是那麼笨，要吹牛拍馬、說歌功頌德的話，混到一官半職，然後出國一走了之，誰不會？只是我的良知和個性使我做不出來。」

一九八九年是殷海光逝世廿周年，不知爲什麼今年特別不平凡，首先是中國，接著波蘭、東德、捷克等共產國家風起雲湧的向獨裁集團、恐怖統治者挑戰，千千萬萬人要求民主、自由及人權。假如殷海光今天活著，他一定會激動得睡不著、吃不下飯。多麼令人震撼及興奮的事實發生，而且發生得這麼轟轟烈烈！

廿年前殷海光被國民黨圍剿逼害，特務守在我們家大門外，歲歲過著恐懼擔憂的日子。接著海光罹患胃癌，甚至主治及手術醫生說他只能活六個月，國民黨仍不讓他去哈佛大學做研究員。

他在臺灣大學任教職的學生們莫名其妙的被解聘，朋友及學生們被捏造罪名坐牢受苦刑。我一人剛到美國時做過傭人，做過大廚，每天在餐館工作十四小時，凌晨三時才能回家睡覺。我們的不幸及犧牲值得嗎？看到今年世界上發生的事情，使我覺得殷海光所說所寫的是對的，我們大家受苦犧牲在極權國家是必經的過程，是值得的。

《殷海光全集》的出版，我必需感謝夏道平先生，以及殷海光的學生陳宏正、王曉波、胡基峻。沒有他們的奔走與協助，全集是不可能出版的。尤其是陳宏正，近十年來，由於他的策劃與努力，使得殷海光的著作與精神，重新獲得大家的認識與肯定。臺大哲學系林正弘負責全集編務，賴阿勝先生不怕困難，擔負起全集出版的責任，我都必需深深的予以感謝！

殷夏君璐

一九八九年聖誕節於美國

《殷海光全集》編者的話

殷海光先生逝世已經二十年。二十年來，港臺之間先後出版過多種專集，選錄他的論著、書信，或他的門生故舊懷念和評論他的文字，但迄今未有重印他全部著作的計畫。桂冠圖書公司爲了紀念這位勇敢的書生，決定把他一生所寫過的全部文字，以及他的親人、朋友和學生所寫的懷念和評論文字，重新整理編排，分冊印行。

本套書取名爲《殷海光全集》，並不意涵已收入殷先生的全部文字，而只是表示編輯的理想目標而已。我們依據已經出版的各種選集，參考某些選集中所收錄的殷先生著作目錄表，並多方訪求殷先生的親友和門生，儘可能蒐集完備，分類編排。但遺漏缺失，勢所難免。在此，我們一方

面要向以前編過殷先生選集和著作目錄表的各位先進，以及提供資料和消息的各位朋友，表達我們的敬佩和感謝之意；另一方面要懇求大家繼續指教，使本全集再版時能更爲完備。

本全集除了「專書」之外，將殷先生的單篇文字分成《政治與社會》、《學術與思想》、《書評與書序》、《雜憶與隨筆》及《書信集》五部分。別人所寫的懷念及評論文字則另成一單元。各部分文字大都按發表或寫作的時間先後，順序編排。「專書」包括殷先生就特定專題所撰寫的單行本、教科書，以及成冊的翻譯作品。他所寫的邏輯教科書《邏輯新引》，幾乎每一講都利用邏輯題材，借題發揮。他譯述英文書籍，也常在譯文中附加許多「譯者的話」，發表自己的意見。這些都有助於瞭解殷先生的思想。唯獨他少年時代所譯《邏輯基本》一書，因內容過於陳舊，且未在譯文中附加譯者的意見，我們仔細考慮之後，決定不收入全集之內，而只把他所寫的譯者序言收入《書評與書序》之中。此外，殷先生在世時所出版的單行本，有些是由已發表過的單篇文章集結而成的。《思想與方法》一書即是如此。對這種單行本，我們決定把其中所收錄的文章，按其性質及發表之時間，分別編入單篇文字的五部分之內，並將其序言收入《書評與書序》之中，而不再以專書形式印行，以免重複。

在單篇文字方面，《書信集》部分最不易收錄齊全，其次是《政治與社會》部分。殷先生勤於寫信是他的朋友和學生都知道的，但收信人未必有保留書信的習慣，且散居海內外各地，訪求不

易。有些書信只記月日，未標明年代，從書信內容無法斷定其何年所寫，收信人也無明確的記憶。這一小部分書信，自然無法按寫作的時間先後，正確編排。在《政治與社會》部分，殷先生早年在南京《中央日報》所寫的社論，因未署名，不易認定。我們暫且只收錄能夠確認的文字。我們盼望讀者，尤其是殷先生當年在《中央日報》的同事，能夠提供資訊。

懷念和評論殷先生的文字，除了收集他的親友和學生所寫的文字之外，還選錄了一些從未和他見過面的年輕學者所寫的論文。此外，我們也把已經出版的各種殷先生選集的編者序言收錄在這部分文字之內。這些序言，一方面表達了編者對殷先生的懷念與評價，另一方面讓我們明瞭殷先生的著作在其去世後重印發行的概況。

我們以謹慎的態度和惶恐的心情來編這套全集。這是一種榮譽，也是一份責任。

林正弘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序言

這本書的主題是論列中國近百餘年來的社會文化對西方文化衝擊的反應。以這一論列作基礎，我試行導出中國社會文化今後可走的途徑。

在我作敘述，分析，和批評時，總是圍繞着這個主題而展開的。展開的程序是成一個准系統（system-like）的模態。在本書前面所陳示的是這個准系統的所設部份（given part）。從這個所設部份出發，我逐一討論有關中國近百餘年的社會文化的重要問題，再申論中國知識分子今後所可能而且必須努力的道路及指向的歸趨。

*

*

*

人所注意的問題，所思想的內容，所研究的題材，在或多或少程度以內，常常受到他所在的時代和環境的影響。我之所以注意並且思想以及研究中國近百餘年來的這個重大問題，是下列

條件造成的：

第一，不前不後，我可巧生長在這個時代。我親身經歷着中國社會文化的劇變及其刺激。如果一個知識分子的心靈不是已經麻木了的話，那末他受到這樣非常的刺激，應該而且可能有非常的反應。除此以外，我個人的歷史，和我過去接觸的師友，加上我好思想的習慣，使我無法不關心這樣一序列的空前的基本變動。

第二，近若干年來關於中國文化問題的著作與或論爭也有時闖入我的意識天地。經我閱讀以後，我發覺只有極少數的言論是出於理知的；而極大多數的言論在基調上和中等學校的教材實在沒有不同之處，雖然學問上的鋪陳好像高深一點：都是在感情的浮島上面；都是一時一地的心理迷霧。分析起來，這類言論的基本因素不外下列三種：

- (1) 受挫折的群體情緒 (group feeling)，並且是被有意經營和加強了的群體情緒。
- (2) 傳統跟隨 (tradition following)。這類傾向是出於以承繼「道統」和宏揚「歷史精神文化」自任。雖然這個世界早已不是朱熹等人的時代了，甚至也不是倭仁的時代了，但是年來還有些人士作着那樣的美夢。那樣的美夢夠使他們忘記現實世界，因而夠令他們愉快。

(1) 和 (2) 在實際上殆難分別。(1) 從 (2) 那裡得到「哲學基礎」。(2) 從 (1)

）那裡得到掩護以及擴散。

（3）心理方面的違拗作用。有了這種心理作用的人士，有時標榜「全盤西化」。他們見了（1）和（2）就反。這也是缺乏理知的表現。

從這些來源出發的言論，對中國文化很難不落入「擁護」和「打倒」這一風俗習慣之中。當然，立意「調和折衷」也是不擅長講理的技術的人做的事。就我所知，幹調和折衷生涯的人士，一起腳就沒有想把真假對錯弄個一清二楚。他們碰到難題便自動打折扣。這類人士什麼也看不透。他們的生涯也許有調和感情的功能。但是，不幸得很，感情只是原始人的真理，它與現代人的真理毫不相干。幾乎不用說，在研究這類問題的時候，沒有有頭腦的人受流行的意見的影響，沒有有頭腦的人會盲目接受權威的觀念，也沒有有頭腦的人該未自覺地把他的情緒與獨斷的價值作出發點。然而，就我的視線所及，將近一百年來很少作品不是這些泥沼裡的產品。而且，近二十年來，有些人士有意以修築泥沼為職志哩！他們自己泡在泥沼裡取樂還不夠，並且拉人在泥沼裡一齊打滾：弄得大家昏頭昏腦，不知今日是何世！實實在在，我們的心靈需要多一點的成熟。然而，成熟的心靈竟是這麼少！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獨自出發來尋找出路和答案。當我出發時，我像是我自己曾經涉足過的

印緬邊境的那一條河。那一條河，在那無邊際的森林裡蜿蜒地流着。樹木像是遮蔽着它的視線。岩石像是擋住了它的去路。但是，它不懈怠，終於找到了出路，奔赴大海，和百谷之王匯聚在一起。現在，我發現了自己該走的大路。我認爲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可能走的大路。我現在看到窗外秋的藍天，白雲的舒展，和遙遠的景色。

*

*

*

這本書，算是我爲研究並且思想中國近百餘年來社會文化問題的一個簡略的報告。我希望這個報告對追求這個關係重大的問題之解答上可能多少有些幫助。我自知我的能力是很有限制的，可是我的願力却無窮。我的這個工作只能算是一個草創的工作。我願意從我這點草創工作開始，激發出學問和思想上的許多探險家。在這樣一個悶塞的時代和環境，我們多麼需要在學問和思想上打開僵結的人物啊！

*

*

*

一本著作無論是成功或失敗，最低限度，著作人不希望它受到讀者不必要的誤解。根據我多少年來的經驗，除了數學或物理科學等類的著作以外，當讀者看到一本書裡的某一個語句時，他往往憑他自己的心理活動作種種揣想。有的時候，他的揣想之野，簡直扯到西北利亞去了！爲什麼數學或物理科學等嚴格的科學著作不容易出現這種隨意揣想的情形，而此外的著作却容易？至

少，這裡有一種結構的理由。例如，我們在演證某一條幾何定理時，這一條定理前面的設理（axiom）是那一條或那幾條，該根據什麼以及引用什麼程序，可否推出什麼定理，或什麼緒論（corollary），都有明文條規可以標出——雖然往往也需要心智。然而，自古至今，此外的著作，其中的某一語句的上，下，左，右該是那些語句，一個概念涵蘊什麼概念，或被什麼概念涵蘊，都常沒有明文規定。這樣一來，不同的讀者可以從不同的知識基線，不同的價值觀念，甚至不同的情緒反應來在某一觀念或語句的上，下，左，右任意加減一陣。所以，「解老」就有了那麼多的「家」。這好像畫潑墨畫似的。對於同一潑墨，不同的畫家可以憑各人自己的意匠在它上面作出不同的畫。然而，一部探理的論著究竟必須和潑墨畫不同。它多少得有個準兒。最低限度，讀者總不可把屬於自己的價值觀念和情緒成分有意無意算在著者賬上。

爲了易於明瞭我所說的意思起見，我現在舉個例子。我說「西方宗教的眞誠逐漸沒落了」。我說這句話的時候，我是而且只是作一事實敘述而已。就我的語意約定來說，這話既不表示慨歎，又不暗示要西方恢復宗教的眞誠。如果我有這些意思，那末我一定會明文說出。如果我並沒有這些意思而讀者因看到這句話而聯想起他自己內心本來就有的這些意思，那是讀者自己的事。其他類推。至少，這本書的重要關鍵，我都是明文說出的。任何一個嚴格的著作人沒有義務對讀者個別無窮多的心理聯想或情緒反應負責。他所必須負責的是語意約定乘以邏輯秩序，加上知識層

界的真確或失誤。

*

*

*

實實在在，一本著作要能發揮它最大可能的效果，必須著者和讀者雙方密切合作。在著者這方面，他必須盡力之所及寫得清楚明白。固然，深高的書不易了解，可是不易了解的書却不一定深高的：也許根本就不通。羅素，懷德海，波柏爾，海耶克這些真正有學問的著作家從來不會炫深以鳴高。如果一本著作發生閱讀困難的問題，那末我認爲首先需要檢討的是著者自己：不要動不動說讀者程度不夠。請問問你自己想清楚了沒有？而且寫清楚了沒有？在讀者這方面，他必須把自己的思緒或意境調整到他所讀的那本書裡。他做到了這一步以後，再看這本書的優點何在，或缺點何在。一個著作人的知識基線，情感基線，以及價值基線，可能和讀者不盡相同，而簡直實際不可能和所有的讀者完全相同。任何讀者不妨從他自己的這些基線出發來批評他所讀的一本著作「好」或「不好」。但是，他得明白他作這種評論時所根據的評準，即令是不錯的，也祇是許多不錯的評準之一而已。世界上的道理原是多得很。讓我們擴大視野，盡情地欣賞，盡情地吸收吧！

*

*

*

也許，若干讀者會發現我並未完全分享目前流行的情緒和價值觀念。的確是這樣的。而且這

正是我願意明白表示出來的情形。目前在若干人口頭流行的有關中國文化的意見，在我看是一點也經不起分析的。當然，我知道這也正是許多人討厭分析的原因。然而，在這一關聯中的認知，正像對別的許多是和非一樣，就我這個類型的專業思想者而言，幾乎是和生命共始終的事。依前所述，一個專業思想者也不能不受他所在的時代和環境的影響。可是，如果一個人的觀念和思想完全跟着他所在的時代環境裡的意見氣氛打轉，那末他自己還有什麼呢？他何必再去思想呢？我在思考時，在作分析的批評時，有我苦索多年的前題擺在我心中。一切浮詞囂議和我所追求的境地距離實在太遠了。一個真正專業的思想者，須有他經過相當訓練的思考程序，須有他經過自己設計起來的思想結構，須有他經過長期努力來選擇的若干基本觀念。任何真正從事過正式的思想工作的人將會知道，一個思想者建立他的思想系統所需要的智力、忍耐和勞動，一點也不下於建立紐約帝國大廈所需要的。

爲了這一工作，二十多年來，我在思想上一一直在探求中不斷轉進。這一經過，眞像是梁啓超所說的「登高山復有高山，出瀛海更有瀛海」。個中艱苦，只有自己才最清楚。許許多多人都知道，承繼前人的財產過活容易，白手起家難。然而，有幾個人清楚，在觀念和思想上「吃現成飯」容易，而自己獨立創構難？

我在少年時代，也曾受當時流行的觀念影響，也曾被當時高漲的思潮鼓舞。可是，現在回憶

起來，那些都像已逝的煙雲，和我的距離是那樣渺遠。然而，我不停地追求。到大學時代，我深受教我邏輯和知識論的老師們的影響。他們給我關切的鼓勵。他們教我怎樣嚴格的思考。他們把我帶進一個思想的新境界。透過他們，我接近羅素。羅素的思想，甚至於他的行誼，深深地沁入我的心靈。近十幾年來，更進一步，我對專技哲學發生若干興趣。最近五年來，我對人理學（*humanics*）也發生興趣。由這一興趣，導引我接近海耶克（*F. A. Hayek*）和波柏爾（*K. R. Popper*）的學說。

千迴百折，我的運思和爲學，分析到底層，是受這三個條件的主導：

第一，現代邏輯的工作者所說的邏輯。

第二，自休謨（*D. Hume*）以降的經驗論者所說的經驗以及美國實用主義者所說的實用之結合。

第三，必要時，價值觀念，尤其是道德價值觀念。

但是，價值泛濫會使人頭腦不清，並且可能形成人間的災害。所以，我們在作價值判斷時必須謹嚴的約束自己。

這三個條件對我運思和爲學的主導作用，在本書裡處處可以看出來。在我從事構作這本書時，除了這三個條件以外，其餘的任何因素即令並非不在考慮之列，也只在次要的考慮之列。